

暹羅華化考

陳序經

關於暹羅這兩個字的連用與其來源，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外國傳，
會有下面的記載：

暹羅在占城西南，順風十晝夜可至。即隋唐赤土國。後分爲羅斛
暹二國。暹土瘠，不宜稼；羅斛地平衍，種多獲，暹仰給焉。元時，暹常
入貢。其後羅斛強併有暹地，遂稱暹羅斛國。洪武……十年，照祿
羣膺承其父命來朝，帝喜，命禮部員外郎王恆等齎詔，及印賜之。
文曰：「暹羅國王之印。」并賜世子衣幣及道里費。自是其國遵
朝命，始稱暹羅。

從這一段的記載看起來，暹羅這兩個字的連用，是始於明洪武
(一三七七年)十年，雖則暹羅斛這個名詞，在洪武十年以前，元朝
以後，已經爲中國人所知道。我們考暹國與羅斛國之見於元史者，共有
十多處，可是沒有暹羅斛國數字的連用。元史卷十九述成宗「大德元
年(一二九七年)四月壬寅賜暹國羅斛來朝者衣服有差」這顯然
是說明暹國與羅斛是兩個國家。又在元史裏除大德元年，載暹國羅斛

兩國同在一處外，其他各處之關於暹國與羅斛的表貢，皆分開記載。例
如卷十六載「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十月癸未羅斛王遣使
上表」與卷二一〇載「暹國當成宗元貞元年(一二九五年)進金
字表」。又元至正九年(一三四九)汪大淵所著的島夷志略曾有羅
斛與暹的記載。他對於這兩個國，不但分開來記載，而且明明白白的指
出暹與羅國是兩個國家。然則「暹羅斛國」這數個字的連用，不知從
何時始，也不知是從何處來。

島夷志略暹國條云：「至正乙丑(一三四九)夏五月，暹國降於
羅斛。」大明一統志卷九十暹羅國條也有「至正間，暹始降於羅斛而
合爲一國」與上面所抄的明史所謂「其後羅斛強併有暹地」也許
是根據島夷志略而來。

島夷志略的著者汪大淵，在元至正間，曾附賈舶浮海歷南洋數十
國，所記大約無大錯誤。又我曾參閱達嗎蠻拉查奴帕(Prince Tamr-
ong Rajanubhab)所著的暹羅古代史(王又甲譯本)也有多少同
樣的記載。

114240 又考元史卷二十八至治三年（一三二三）春正月暹國尙遣使來貢。所以暹之被羅斛征服的時間，當以汪大淵所說爲準確。

不過我們不能不奇怪的，是暹既爲羅斛所征服，爲什麼此後還以暹字列首，而謂爲暹羅國或暹羅斛國。

不但這樣，暹國之見於中國史書最先者好像是元史，而羅斛已見於宋史。宋史卷四百八十九丹眉流國條云：「丹眉流國東至占臘……

東北至羅斛。」羅斛既是一個歷史較長的國家，後來又滅了新興（？）的暹國，而中國方面還叫做暹羅國或暹羅斛國，這是很使我們不解的。

總之，從中國的記載看起來，明史所謂「暹羅」這個名詞，是始明初，大致沒有什麼錯誤。因爲羅斛之併暹是在一三四九，而明史載洪武之賜名乃在二十二年後（一三七七），就使暹羅這個國號並非始自洪武那麼暹國與羅斛之合爲一國而謂爲暹羅，也當在一三四九以後。達嗎變拉查奴帕氏在其暹羅古代史裏以爲暹羅這個名詞，乃出自中國，他說：

當希因他拉蒂王 (King Sri Inharatitya) 在蘇口胎 (Suk-otai) 京宣佈立國之時，(按爲西曆一二五八年) 考木人 (Com-bodians) 尙在洛帕布里 (Lopbouri) 存有一部分之實力。洛帕布里又稱羅塔娃勞狄區域至此遂分爲二。中國方面記載稱在南方尙屬於考木者爲羅斛國，係採羅之意，至於北方，已隸汰族人之蘇口胎則名曰暹國，取其在暹國境以內之意。(依王又

申譯本)

至於英文 Siam 一字，達嗎變拉查奴帕氏卻以爲出自印度。他說：

Siam 之一字，乃爲近代始有之名詞。外國人稱暹羅曰 Siam。但汰人自稱曰汰國或蘇口胎京。Siam 一字原屬梵文，因此疑 Siam 一名亦係由印度人首先稱呼者。中國外國之人，亦不過依聲稱呼而已。照字意講，Siam 一字有兩種解釋：一曰棕色，二曰黃金。用之於人種，意則其人棕色，用之於國家，意即其國多金。據外國之考古學者推測，Siam 一名，原以稱呼南部汰人者，大汰 (獐) 之住於緬甸境內者爲嶋 (余按似爲揮) 嶋字恐爲 Siam 之變形，積時日久，音調轉變，乃成爲嶋。但持反對者，亦大有人在，謂汰人皮膚比之考木老人潔白好多，故棕色之解釋爲誤。又因暹國產金，故多金之說，較爲近情。此層更與教史中所載阿輸王派遣教使二人至素灣蒲木 (意即產金之地) 宣傳教義之說，互相印證，更覺吻合也。

此外又如格累姆 (W. A. Graham) 在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十一版暹羅 (Siam) 一文，以爲 Siam 這個名詞，在暹羅一千年前，也許已很通用，不過用這個名詞來指明暹羅這個國號，卻非暹羅人自稱其國的國號。可惜格累姆在這篇文章裏，並沒有指明出 Siam 這個字怎樣來源。我們知道暹羅人自稱其族爲汰族 (或作泰) (Thai 或 Tai)。自稱其國爲汰國。最近來林惠祥先生在其中

國民族史卷下第十六章撣系總論裏曾據丁文江先生的研究，而有下面一段話：

撣即所謂泰撣族 (Tai Shan) 撣為種族名，泰其自稱之語，意為自由者。撣字之起源，或謂由於中國語之山字。暹羅之暹字，亦與撣字相近，後漢書有撣國之名，即指此族散佈之地頗廣，佔暹羅全部，緬甸東部，安南西部，及中國西南部，緯度二十五度之南。名稱隨地而異，在緬甸者仍稱撣，在暹羅北部及安南西部者則稱老撣 (Lao) 在暹部者則暹羅人，在雲南者名夷夷 (Peyi) 或擺夷 白夷 蒲蠻 (Puman) 在貴州者謂之狃家或水家，在廣西者為獐獍，四川者為獠以及土人 沙人 家漢等名，在中國之撣又稱為台苗 (Tai-mao) 或中國撣 (Chinese Shan) 中國自古即有撣濮，及卜之名稱，故可稱為撣族或撣撣族以為撣中之一支。

我們閱了這段話，可以明白所謂泰撣的分佈區域之廣可是在這段話裏，也有不少可以商量的地方，不過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是泰撣 (Tai-shan) 這個名詞。照我個人意見，英文所謂泰撣 (Tai-shan) 兩個字，也許是由撣字而來。後漢書卷二百十六西南夷列傳哀牢夷一篇裏，曾有一大段述及撣族。有些西洋學者，如胡特 (W. A. R. Wood) 以為泰族 (Tai) 是從中國南部遷到暹羅。在唐以前，乃謂為哀牢，在唐謂為南詔 (參看 Wood, A History of Siam) 所謂泰不是唐

的南詔，以及唐以前的哀牢，我們在這裏不必討論。又後漢書所載的哀牢與撣國有否關係，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不過我們在這裏所要討論的，是這個撣國。撣註作壇，本為T音，英文當作Tai，與英文的Tai相近。現在的暹羅人自稱為泰 (Tai) 也許就是從古撣音而來。又古T音的撣變為齒音的撣而讀如Shan。今日的撣 Shan 族就後漢書的撣族，大概沒有什麼疑義。英文所謂Shan 大概是從齒音的撣而來。現在暹羅人所謂汰或泰大概是從舌音的撣而來。所以現在在暹羅的汰是與撣同種，這一點不但人類學者所公認，就是暹羅人也承認。

我們既說明泰或汰是從撣而來，我們現在再進一步而討論暹與撣的關係。丁文江先生以為「撣字之起源或由中國之山字，暹羅之暹字亦與撣字相近。」暹字音也許是由撣字音轉變而來，因此我們也許可以說暹族就是撣族。

我們若再進一步而考究中文的暹與英文的Siam，我們以為好像也有很大的關係。暹字思淹切，西文Siam的Si與am是與「思廉」或「思淹」很近的。其實，廣音還可以切為Si am。證之廈門、潮州、海南各種音，更為顯明。速讀即好像單音，然慢讀就可以切為Si am 或 Siam。

這樣看起來，西洋人之所謂Siam 大概也是從中文的暹而來。至說Siam一字原屬梵文，而遂以為Siam 是由印度人首先稱呼，恐怕也不過只是一種臆說罷。

114242

總之，我們以為暹羅這個國名的稱呼，無論是暹羅人方面或西洋方面來看，都與中國人所稱呼的「暹」或「暹」有了密切的關係。這樣看起來，暹羅這個國名，也許已經華化了。

二

我們要說明歷史上的暹羅華化，我們對於暹羅民族的來源應當有多少的認識，暹羅民族的來源，究竟是怎麼樣還是一個尚沒有解決的問題。從現在的暹羅的民族來看，暹羅民族決非一種純粹民族。好多人種學者以為暹羅現在至少有二十多種民族，不過大體看起來，以暹羅人、中國人、老撾人、柬埔寨人、馬來由人為最多。根據一般歷史家的意見，現在所謂暹羅人主要乃為泰族，這就是握着暹羅政治權柄的民族。泰族究竟何時遷入暹羅，也是一個尚有待於人類學者及歷史家去解決的一個問題，不過現在我們所知道確實的是泰族之據暹羅以為已有而建立現代的暹羅國家，乃是十三世紀中葉的事。約當我國宋末理宗寶祐的時候，在十三世紀中葉以前，泰族雖有多少散佈於暹羅各處，然而並沒有多大勢力。

若從中國歷史上的記載來看，我們知道在泰族未統治暹羅以前，暹羅已與中國交通。這一點是沒有可疑的。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外國傳記丹眉流國一段裏，有下面一段話：

丹眉流國東至占臘五十程，南至羅越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三十五程，北至程良六十程，東北至羅斛二十五程，東南至闍婆四

十五程，西南至程若十五程，西北至洛華二十五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

關於這段話裏所說的地名，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一為羅越一為羅斛。按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南蠻列傳會有關於羅越的記載。飛里十斯（Phillips）以為宋時的羅斛似即唐時的羅越而其位置似在馬來半島東岸。史萊格（Schlegel）又以為羅越為暹羅語之 Tavak，而即 Palleoix 謂為柬埔寨之一古城之名。至於希伯和（Pelliot）又以為羅越應指馬來半島南部，羅斛應指湄南下流一帶。（參看 Paul Pelliot, *W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馮承鈞譯為交廣印度兩道考。）

羅越之於羅斛究竟有否關係，我們這裏可以不必討論，但是羅斛這個國號，宋趙汝适的諸蕃志，宋史外國傳，元汪大淵的島夷志略與元史好多處，以及明史外國傳均有記載，而其地點大概就如希伯和所謂，應指湄南下流，或如達嗎蠻拉查奴帕所謂就是現在的洛帕布里（Lapouris）地方。故今日的暹羅是宋元的羅斛與暹國是無可疑的。大明一統志卷九十暹羅國條謂「暹乃漢赤眉種」。假使此說有所根據，那麼赤眉本來就是中國人，而其文化也完全是中國文化（參看漢書卷十一劉盆子）。

此外明史外國傳卻謂「暹羅即隋、唐、赤土國」。隋書卷八十二南蠻列傳謂「赤土國乃扶南之別種也」。晉書卷九十九西南四夷列傳

有扶南國的記載云：

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獻。帝以殊方異獸，恐爲人患，詔還之。

近代好多人都以爲古扶南國即今日的暹羅地。我們看了貢獻象的記載，當然與暹羅有了不少的關係，可是扶南是否受過中國文化的影響，還是一個疑問。隋書南蠻列傳關於赤土國的記載，頗爲詳細。隋煬帝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煬帝很爲喜歡，並且遣賻物五千段之多，以賜赤土王。常駿等至赤土後，大受赤土王及其國人的歡迎。其大方丈且告訴常駿道：「今是大國中人，非赤土國矣。」後來赤土國王又派其子那邪迦與常駿來中國謁煬帝。

從隋書裏，我們雖不能找出關於暹羅華化的明顯的記載，然而煬帝既遣賻物至五千段之多，以賜赤土王，與常駿之受赤土國人之熱烈歡迎，則中國物質文化以至精神文化之流入赤土，而對於赤土必有多少影響，是無可疑的。又赤土大方丈之所謂「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以及赤土王之遣派其子來中國朝貢，也不能說在文化上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114243
隋書赤土國志所述赤土的各種風俗如婚姻喪葬，有了不少是與今日的暹羅的，有了雷同之處，故明史所謂暹羅乃隋唐赤土國，也許不是憑空造說的。

李長傅先生在南洋華僑史裏，會根據在暹日本人會所出版的暹

羅專情（頁七八）而寫下面一段話：

中暹之交通最早，大約尚在汰族（T'ai）未建設暹羅國家之前。中暹國際交通自蘇庫泰伊（Sukotai）王丕耶路路斯朝貢中國爲始。丕耶路路斯之渡航中國在佛滅一千二百年間，當我梁末至隋代。時正羣雄割據，朝貢何國，不得而知。相傳當時有中國公主下嫁爲王妃之事，並有陶器製造工人及其他美術工藝家五百人隨之南來。據暹羅史乘所載，公主篤信佛教，聞暹羅佛教興盛，故願下嫁。蘇庫伊泰國王卒，其子（Prajoch）嗣位，發生內亂，求中國之應援，中國朝廷以暹羅王孫，係中國外孫，爲口實遣武器製造工人十名，及戰士多名應之。暹羅之鑄大礮，燒粘土以作礮彈，以及發礮之方法，皆由此等工人傳入。嗣後中國視暹羅爲藩屬，入貢不絕，惟無精確之記載。一方私人之交通亦發達，中國人之歸化暹羅者亦不少，不絕輸入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混合，而發生暹羅文化。

這段話裏所說的故事當然是一種傳說，有好多地方，可以商量，不過我們在這裏所要指出的，是暹羅既與中國交通之後，暹羅文化必受過中國文化的不少影響。

唐代關於赤土的記載很少，宋代更少。宋史及趙汝适的諸蕃志雖有關於暹與羅斛的記載，可惜太過簡單。至關於暹羅華化這個問題的材料之缺乏，那是更不待說了。

114244

總之關於泰族尙未統治暹羅以前的暹羅文化之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的材料，據我們目下所能找得到的，大概只如上面所述。我們現在可以敘述泰族統治暹羅以後的暹羅華化史略。不過要明白泰族統治暹羅以後的暹羅華化史略，我們也得明白泰族的來源，以及其過去的文化，與中國的文化關係。

三

關於汰族的來源，劉繼宣與東世澂所合著的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頁三）曾據華僑半月刊第二十九期而述下面一段話：

考古家溫斯登博士於一九三二年七月間在南洋檳城演講古打及威斯省之古史，謂據彼發現之結果，當耶穌紀元前四千年前，暹羅人之祖宗，係住在上海與廣州，而馬來人之祖宗則居於中國南部，巴布亞人種則繁殖於華南各省，及印度支那之北部。彼時純正之中國人，係在黃河流域出沒。該種人最喜子孫，遂日就繁殖，將緊鄰之暹羅、馬來、巴布亞各種人驅迫南下，因此暹羅人為自家地位計，更迫馬來人南下，而馬來人則驅逐巴布亞人。下云。

這種學說是否有徵，還要人類學家以及歷史家加以考究，此外，達嗎、拉查奴帕在其暹羅古代史裏說：

汰人在佛曆紀元以前，早已成為亞洲東部之一大民族，雖在今日汰族除暹羅國外，雜居別地者亦夥。中國沿邊各省，東京、緬甸

以至印度邊陲之亞山省，皆為汰人，惟其名因地而殊，有呼為暹羅人者，有呼為老（佬）人者，有呼為長人者，有呼為曉人者，有呼為獍人者，有呼為黎人者，有呼為戀人者，有呼為禽獸者，有呼為亞洪者，有呼為浩人者，而照原名呼為汰或洵者間亦有之。以上所列名雖各異，然其為汰族也則一。操暹羅語言亦自認為汰人。據歷史所傳，汰族初發源於中國之南方，如雲南、貴州、廣西、廣東四省，以前皆為獨立國家。汰人散處各處，中國人稱之曰番。至於汰族放棄故土，遷徙緬甸及佬蠻等地之原因，實由於漢族開拓領土。據歷史所載，約於佛曆四百年間，劉備在四川立國，孔明起師征伐孟獲，以向西拓張其疆域。此段記載即為漢族南征汰地之紀載。汰人既無力與漢族抗衡，又不肯受統治，不得已而移居西方，另闢新土一部份沿空河流域入緬甸，抵亞山省內，名曰大汰（今日稱曰獍或曉）；別一部份向南而移，抵東京及崆江以北之十二朱汰、十二板那等地，名曰小汰，實為暹羅、汰人及青冬、青龍、黎人、戀人之始祖也。汰人雖失其發祥故土之大部份，但非盡亡，尙能保存一部份原有土地，維持獨立局面。至數百年之久，據中國方面紀載，謂汰族之五個獨立區域，合成一國，時在唐朝，稱之曰南詔。南詔王國都昂賽，即今日之雲南省大理府……直至元始祖忽必烈可汗在中國即皇帝位，始於佛曆一千七百九十七年，調動大軍，征伐汰國，至入緬甸境內，自彼時起以至今

日，汰族原有土地，乃盡淪落，而變成中國領土……汰族既被侵擾，放棄故有土地，遷徙而南者日多，蘭那（今日之怕呀甫省）之汰族，因之勢力大振，不再受考木人（東埔寨）之任意宰割，乃起而反抗。時有權如附庸之太守二人，一為帕龍王族之邦央，太守 邦鋼套，一為辣得 太守 耙蒙，會師進攻蘇口 胎城與考木人激戰，敗之，遂於佛曆一千八百年佔領考木北方重鎮之蘇口 胎城，然後共推邦鋼套在蘇口 胎城即王位，稱曰希因他拉蒂王。此實為暹羅國內婚族之第一個君主。

胡特氏（W. A. R. Wood）在其暹羅史（A History of Siam）裏，也以爲現在暹羅的泰族就是唐時的南詔。他並且把泰族的歷史，拉長至漢代，以爲泰族就是漢的哀牢。南詔爲哀牢之後，見於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南蠻列傳。胡特氏的主張，大概是根據唐書而來的。

大概來說，暹羅歷史在十三世紀以前，差不多完全無可考證。佛曆二四七〇（西曆一九二七年）暹羅政府出版了一本巨著，名爲暹羅——從古代至現代（Siam: from Ancient to present times）對

於十三世紀以前之歷史，完全沒有提及，大概就是因爲材料太過缺乏。因此，我們對於十三世紀以前的汰族的歷史，不能不持懷疑的態度。同時對於一般人所謂泰族乃來自中國南方的主張，也不當隨便輕易相信，雖則這個問題與暹羅華化這個問題是有了密切的關係的。但在我們尚未有充分的證據去證明汰族並非唐時的南詔與漢代的

哀牢之前，我們願意暫時以哀牢爲研究的起點。

四

哀牢見於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六南蠻列傳。據云：

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沙壹之第十子）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形象龍，文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

這段故事，據說現在雲南的泰族尚有留傳，後漢書又云：

生人（指哀牢）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西曆四七）其王賢栗遣兵乘箬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 鹿芴……鹿芴王與戰，殺其六王……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曾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芴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嶲太守 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 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口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大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它人。」

這雖只說哀牢的內屬，然而我們也可以想像哀牢的文化必受中

114246 國文化的多少影響而況光武封賢粟等爲君長，顯宗以其地置爲郡縣，均可以說哀牢在政治上的中國化。政治上既受了中國影響，別方面也必受了中國不少的影響。

又滇南雜誌有下面一段記載：

哀牢舊皆夷姓。武侯平南後，始賜以趙、張、楊、李等姓。又軍卒遺於此，聚居於諸葛營之旁，謂之曰舊漢人，姓氏乃漸蕃衍。

又據洞谿織志云：

金齒古哀牢國……其人有數種，有以金裹兩齒者，曰金齒；有漆其兩齒者，曰漆齒；有刺面者，曰繡面；蠻有刺足者，曰花腳蠻；以綠繩攝髻者，曰花角蠻。惟居諸葛營者，衣冠禮儀，悉如中土。

這是說明三國及三國以後的哀牢的姓氏及衣冠禮儀之華化。至於唐代，據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上南蠻列傳云：「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六詔與後漢書所述哀牢六王，頗相吻合。這也許是新唐書謂南詔爲哀牢之後的一個原因。而南詔謂王爲詔，與今日之暹羅稱王爲詔，也相吻合。這也許又是一般人之所以主張泰族爲南詔之後的一個原因。

南詔的文化受了中國的文化的影響很大。這是一般人所承認的。伯希和在交廣印度兩道考裏也說：「南詔感受中國文化之深，其事甚著。」可惜伯希和氏並沒有詳明指出南詔華化的事實。

據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上，天寶年間（七四二——七五五）南詔王異牟尋之父，會朝見玄宗，玄宗賜了許多東西之外，還賜笛工歌女。到貞元六年夏，祠部郎中袁滋到南詔時，這些笛工歌女尚存，是則中國音樂之影響於南詔，乃意中事。又貞元五年，異牟尋遣使三人到成都，其遺帛書裏，也有南詔「本唐風化」的話。又卷二百二十二中也有下面一段話：

大和三年……嗟巔（南詔將）乃悉衆掩叩戎薦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慰賚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逐，嗟巔身自殿，至大度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

又同處載唐代會許南詔「子弟入太學，習華風」。然則南詔受了中國文化影響之深，可想而知。又達嗎變拉查奴帕暹羅古代史也說：南詔之汰人，素稱強悍，曾多次侵入唐地，及西藏，但終於佛曆一千四百二十年間（西曆八七七年，僖宗四年）與唐朝和好。南詔之王，會與唐朝之公子締婚。自此以後，王族之中，遂雜漢族血統。汰人亦逐漸忘卻其風俗習慣，而同化於中國。

按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中，僖宗乾符四年，南詔王驪信求婚，西川節度使勸帝和親，「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主許婚。」可是此事好像始終沒有實現。

然而無論如何，嵯巔既掠了子女工技數萬，而使「南詔工文織與中國埒」，則中國文化影響於南詔，與南詔與中國的血統的混雜，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此外胡特在其暹羅歷史裏，以為十一世紀以前的南詔語言就是中國語言（頁八八）。

又按唐書南蠻列傳上云南詔亦用「員外」「大將軍」諸名詞。又云：

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曾望大將軍兼之，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

按「爽」「省」兩音本相近。現在在瓊州東北角，鋪前的人們讀「省」獨讀如廣音的「爽」，這也許是南詔華化的一例。羅香林先生在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唐代蛋族考一文且說：

「省」「爽」一聲之轉，南詔欣慕華化，設官分職，多仿唐制，省之稱爽，是又並襲中土音讀矣。

這樣看來，不但是在禮樂藝術、學術、言語及各方面的文化，南詔受了中國的影響，就是在政治制度組織上，南詔也受了中國的影響了。

114247
唐書南蠻傳又記載南詔到了唐之末葉，「因中國亂不復通。」在宋時南詔叫做大理，故宋史卷四百八十八外國傳云：「大理國即唐南

詔也。」據續雲南通志卷一五九云：

王金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宋）察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大理國王）得以睨臨焚燹以長世焉。

所謂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似非事實。宋史外國傳載宋神宗熙寧九年（一〇七六）大理會遣使朝貢。徽宗政和五年，廣州觀察使黃璘奏南詔大理國「慕義懷徠，願為臣妾。」六年南詔大理國「遣進奉使天駟、彥賁、李紫琮副使坦綽、李伯祥來。」他們從大理至湖南，據說：方紫琮等過鼎，聞學校文物之盛，請於押伴，求詣學瞻拜宣聖像，邵守張察許之，遂往遍謁見諸生。又乞觀御書閣，舉笏叩首。

這可見得南詔大理景慕中國文化之深。同時我們以為不但這些使者返國後對於中國文化，必努力提倡，就是一般的南詔大理人對於中國文化也必努力提倡。其實，這些使者，姓名多已中國化。又據史書，唐昭宗時，南詔蒙氏為鄭買臣所篡，改國號大長和，後來趙氏又篡鄭氏而改號為大天興，趙氏復為楊氏所篡，而改號大義寧。後晉時，復為段思平所篡，改國大理國。這些姓氏國號，均已華化。大概來說，南詔經過唐代華化之後，宋代的華化的程度必定很高，所以這些使者纔有「詣學瞻拜宣聖像」的行爲。

大理國在宋理宗寶祐元年為蒙古所滅，而仍用段氏治其地。直到明太祖的時候，始置大理府而與內地各府同樣的治理。（待續）